

第一章



美少年歷險是早晚的事。舒莞屏長到十七歲，危險逼近。也許就為了這一天，他七歲習武，篤守日課，小小年紀已變得沉穩機敏。導師為舒府總管吳院公，其人忠耿智勇，可惜後來與山匪纏鬥中失去左腿。吳院公以木質輕韌的梧桐作了假肢，仍能騎馭。他告訴舒公子：人生長路難免遭遇大小災殃，這好比一隻魔獸伏於中途，伺機撲來。“聰敏者會提早聽到牠的蹄聲，”老院公將右手攏在耳旁：“‘嚟嚟’‘撲撲’，走走停停，因為體量不同，落地蹄聲亦不同。”

院公是在他遠行前說這番話的。當時舒莞屏十四歲，即將別過舒府，隻身去南國的廣州同文館。

三年轉眼而過。一個初秋，十七歲的舒莞屏千里迢迢返回故里。舒府遠在北方半島，聲名顯赫，踞於膠萊河西岸，離駐守重兵的青州旗營五十里。父母亡故，府邸執掌者為伯父舒員外。舒莞屏於二十日前馳電舒府：即日乘客輪自廣州抵上海、煙台，整個行程需十五日。他輕裝登船，上衣著青黛隱紋祥雲錦衫，下身是西式機紡細布褲，頭頂寬簷南洋軟帽，攜一柳條漆箱。在頭等艙舷廊拐角，一金髮碧眼女子含笑點頭，盯一眼他烏亮肥碩的髮辮。

舒莞屏推開艙門，腳觸花毯似有疑惑，再看手中號牌。侍童迎來，接下箱包。套間內有狹小的洗漱室，擰開鍍銀水閥，清流湧出。他坐下歇息。鬆弛中頗感疲惫，頭腦一片靜息。就在此

刻，幾聲莫名的低音蕩起，讓他挺身四顧。啊，一種若有還無、彷彿從更深處透出的聲音：“嘹嘹、嘹嘹！”就像某種動物的踏動之聲，是牠的蹄音，正一絲絲趨近。他捕捉這蹄聲，瞬間記起多年前老院公說過的那隻魔獸，牠的名字叫“災殃”。身體從沙發上倏地彈起，胸口劇跳。打開艙門，四周並無異樣。他在舷廊徘徊良久，直到駛離碼頭的汽笛聲嘶鳴，才回到客艙。還在想那個清晰的蹄音：“嘹嘹！”是的，這說明牠是一隻中等體量的動物，如果是“撲撲”，那就糟了，那會是一頭巨獸。

客輪在藍緞般的海面上穩穩滑行。四日至滬，登岸入住客店；三日後再次登船，赴煙台。船抵芝罘灣為下午四時，長空如洗，碧海如綢，鷗鳥陣陣喧嘩。舒莞屏奔向甲板，遙望對岸。激顫的巨軀停穩，碼頭傳來盈耳的喧聲。他提箱走下舷梯，兩眼一直在出口處的簇簇面龐中搜尋。“Nobody comes to greet me.（他們不來接我。）”腳下是黑白兩色卵石鋪就的地面。穿過人隙，躲過幾束目光。兩位穿戴齊整的中年男子擋住去路，躬身拱手：“可是舒公子駕到？”舒莞屏點頭，將箱包攏於腋下，微微側身。“老爺讓我等迎接公子呢。”

一輛馬拉轎車駛向市區。沿路可以看海。右邊有幾個輪廓清晰的島，左側是兩三層的建築。舒莞屏一路抱緊柳條箱包，垂睫不語。車子駛近一座葱蘢的小山，停在一幢三層中西合璧式的樓舍前。“這是全城最好的旅店，”兩位男子介紹：“順德飯店，前身是登萊青道台府置。公子宿下，明天一早上路，天黑前府裡的車子就能趕到。”踏上門廊，腳下是黑白大理石地板。門童殷

勤。他長舒了一口氣。

大堂飄來茶香，還有淡淡的咖啡味兒。這氣息讓人沉靜。他入住寬敞的套間，那兩位男子就在隔壁。晚餐講究，在一個大包間中，他和他們分坐主桌和邊桌。有中餐，有西點，印象深刻的是烤青魚和奶油蘆筍。紅茶很香。餐後店童遞來一張紙卡，上面寫有娛樂項目：聽戲、熱浴、棋牌、保齡球館。最後一欄稍出預料，他的食指按在那兒。

球館設於地下，共有三個球道。佔據邊道的是兩個洋人。舒莞屏投球撞擊木瓶，陪伴的兩位男子立在一旁。三局之後熱汗涔涔。他禮讓兩位，他們叫一聲“公子”，謝絕了。回客房還早，店童引他去洗浴間。一個橢圓大木盆水汽蒸騰，躺在霧靄中，一會兒恍然入夢。就在此時，又是一陣“嚓嚓”響起，而且絲絲清晰：還是那蹄聲，牠從霧氣深處傳來。猛然欠身，水花四濺。室內極靜。他堅信剛才聽到的是一種動物的蹄音。閉上眼睛，又一次閃過吳院公的面龐。“院公，我真的聽到了那隻魔獸，牠好像一路尾隨，只知道出現在何時何地。”

因為要趕早，提前用餐。兩位男子時而對視，呼吸變得粗重。用茶時他們出去一次，回來說：“舒公子，咱們的車來了。不急。”他們為他添茶，外面響起了馬嘍。回房間取隨身物品，僅一個柳條箱包而已。兩位男子前邊引路。店前的碎石路上停了一輛雙輪騾轎。“騾轎輕快一些，路遠。”他心中自答。車上下來兩位女子：瘦高，穿深棕色衣褲，打了裹腿，頭巾下露出鼓鼓的額頭。她們三十左右，長眉大眼，宛若一對姐妹。女子施禮間

候，一個打開車門，一個上前取柳條箱包。箱子抽離腋下時，他感到了對方的腕力。一直陪伴的兩個男子並未跟隨，只在車子啟動時深深一躬，與公子揖別。

舒莞屏登車前看到了兩個黑衣騎士，他們大概要一路隨護。雕花廂窗，紗簾低垂。他尋覓車上特有的舒府徽記，一隻碗口大的木刻麒麟，沒有。“公子，舒老爺盼著呢。”女子說著上前攙扶，剛要伸手，他腳尖輕觸踏板，一躍入廂。兩排座位，前排只他一人。車輪啟動，十丈之外是兩個騎士。舒莞屏拉下布簾。車速頗急，一如心情。他忍不住問起吳院公，一位女子答：“他好著，”說著遞來茶盅。

輕輕啜飲，想著老人。自雙親故亡，他一直跟在吳院公身邊。偌大一座舒府，皆由院公打理。老爺舒濟先後任武定府知府、兗州知府，無暇顧及府中事務。舒莞屏在老人呵護下長大，依隨院公如同至親。十四歲去廣州同文館，異鄉夜長，時而驚醒：夢中汗如雨下，老人將他扶上馬背，然後拐著那條梧桐腿跨上鞍子，立刻變成驍勇的騎手。“How are you？”（你好嗎？）“There was no news.”（杳無音訊。）他閉上眼睛，將茶盅還給她們。兩位女子發出“呀呀”聲。他睜開眼睛，看到的是她們稍長的門牙和紫色的牙齦。

舒莞屏覺得頭部一暈，仰倒在軟座上。兩位女子跳到前座，拍拍睡去的人，仰臉對視。“好俊俏的小生啊！”“甚是！”她們捧起油亮的髮辮。“獯姐，真是一個玉人兒。”“小狸子，甚是！”兩人嚙嚙吸氣。幾下顛簸，她們趕緊扶住椅背。獯姐撩開廂簾，

回望兩個黑衣騎手。他們策馬跟隨，相距十丈。

二

舒莞屏醒來：紫幔低垂，籠罩四周。沒有騾噓，沒有車子的咯噔聲。頭腦昏漲，腹中翻滾，忍住嘔吐撩開幔帳：近處肅立一個黑衣男子，好像是一路跟隨的騎士。男子高喊：“醒也！”一陣雜亂的腳步，湧入幾個男女，全都衣衫緊束，其中就有那兩個打裹腿的女子。一個額頭方方的中年人弓身看來，正想伸手，舒莞屏嘔吐起來。“舒公子，”方額讓人揩拭，說：“我們去吧。”兩個男子將未能站穩的舒莞屏攙起。舒莞屏推開他們。“公子莫要慌促，咱們前去拜見大公。哦，且走。”方額前邊引路。

穿過一道長廊，舒莞屏看到外面的山野，忍住驚歎。踏上幾道石階，拐彎，進入一間陰暗的廳堂。眼睛漸漸適應，這才看清：一處寬敞的大屋，一張張肅穆的面孔，一道道錐子般的眼光。這些人沿牆而立，年紀在二十至五十不等，個個手持刀械。正中擺放一張榆木椅，上鋪金色軟墊。角落裡響起一聲吶喊：“大公到！”內間走出兩個紮了頭巾的高個女子，正是獾姐和小獾子，她們分站椅子兩側。廳內靜寂，響起一陣腳步聲：“嚓嚓”。

一個矮小結實的女人從一旁走出，頭顱微仰，牙關緊咬。她戴一頂鑲血色琉璃的黑呢帽，腰紮皮帶，懸一把護身匕首，細長眼眯著，誰都不看。她發出若有若無的“哼哼”聲，徑直走到舒莞屏跟前，像驅趕蒼蠅一般，將兩旁的黑衣男子拂開。“可知來

到何等地場？”舒莞屏不語。方額湊近說：“大公問你哩，好生回話。”女人等不到回應，退向座椅，將頭仰靠到椅背上：

“聽著，爾已踏進大公地界。”

“這是萬玉大公，還不跪拜！”方額在耳旁說道。舒莞屏發出了“啊”的一聲，嘴巴張開。他不再移動目光，盯住對面女人：四十左右，寬肩，身軀精瘦，臉部蒼黑，頭顱有些小；眯成一條縫的長眼時而閃出一束冷光，殺氣逼人；一副鷹鉤鼻，臉龐前傾，像一隻猛禽。她的手一直抓牢椅子扶手，指甲發出“咯吱”聲。舒莞屏吸了一口涼氣。大公冷笑：“看個仔細，去陰府前只這一眼了。”四周響起笑聲。大公直起身子，抬起的右手戒指一閃：“爾可知自己是誰也？”

“我是舒府公子。”

她活動兩隻胳膊，發出禽類的氣味，“錯矣！大公看來，你就是一鍋肉湯！”話音剛落，廳堂發出一陣哄笑。她鼻頭沉沉垂下，有些倦怠，合上雙手，不再說話。舒莞屏欲要向前，旁邊的人狠力拽住，低聲惡罵：“我日你龜孫立馬入鍋加火！我日你香狗小肉火燒！”古怪的山間土語難以聽懂，舒莞屏有些發蒙。大公揮揮手：“除非還來一千兩銀子。”她起身，兩旁女子上前攙扶。

舒莞屏發出聲聲呼吼，全無回應。兩邊的黑衣男子用指甲摳掐皮肉，讓他無法忍受，雙臂猛力一彈，掙脫。方額發出“嗤嗤”聲。兩根繩索套住，緊勒。舒莞屏對方額喝道：“難道你們就不怕舒府、不怕官軍？”回應的是又一陣哄笑。

舒莞屏被扭出廳堂。好亮的光線，無法睜眼。爬上幾級石

階，來到一個石砌的場院，這裡有一口黝黑的生鐵大鍋，下面墊幾塊石頭，塞滿了劈柴。方額指著大鍋：“公子可知它的用場？兩天後，就用這鍋慢慢燉你。”舒莞屏額上滲出汗粒。幾個黑衣男子嬉笑：“吃山珍海味的崽兒，白白嫩嫩，燉湯滋味包好。”“包好。”他們吸著口水。方額說：“反正公子就是一塊唐僧肉了。除非舒員外趕在那個時辰送來銀子。”

重新押回紫色幔帳。沒有捆綁。舒莞屏躺在床上，兩手按住胸口，待喘息平緩，開始回想一路關節：登船，換乘，自穗抵滬抵煙；碼頭上接客的男子，順德飯店，疾馳的騾轎，打裹腿的女子。他心裡認定府中走漏消息，或電報被人截獲：自兩腳踏上碼頭的一刻，即落入圈套。他深感沮喪的是，自己將成為轟動半島的劫票案主角，令人厭惡。他相信綁匪已經鞭打快馬，將訊息送達舒府。府上只有兩個選擇：拱手呈上千兩白銀，或引官軍前來討伐。舒府當然不會坐等公子受烹。“不過，”他心中驚呼：“殺聲一起，也等於把我投入鍋中了。”

深夜不能入睡，思緒一直纏住“老萬玉”三個字。這是聲震江北的名字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：傳奇俠女，割據一方，一個令官府生畏的匪首。有多少人恨就有多少人敬，她的事蹟早已化為神奇：十三歲刺死青州旗營都尉，單騎破陣，舉旗聚義，無人能敵。最早起因還是她的絕世容顏：就因為貌美過人，惹得權勢垂涎，不待長成即遭劫掠。最想不到強虜偏遇英豪，少女於紅燭之夜手刃色狼。傳說萬玉有一雙逼人美目，陣前誰被這對眸子灼過，必得跌落馬下；她身材高挑，馭白馬束紫巾，長髮飄飄，取

敵首級不過須臾之間。

傳言何等虛妄。舒莞屏而今日睹老萬玉：瘦小黧黑，臉似鷹隼，琉璃黑帽，脖頸枯乾，喉嚨嘶啞。不過是佔山為王的醜響馬，哪裡是什麼英氣逼人的女豪傑。一個傳奇就此毀滅，更有絕望。他想此事會以何種方式了結，從頭思慮，難以明晰。認定的只有一個結局：舒府不可侵犯，府丁悍厲，旗營襄助，老萬玉終將付出巨大代價。今夜尤為思念吳院公。

下床躑躅，遙看星月，只找不到窗戶。這是一座怪屋，如兩堵高牆夾起的過道，東西七步，南北二十步；唯一出口是通向長廊的台階，那兒的一個窄門早已閉鎖。他坐上台階，發現一線微光來自上方：頂部有一個不大的天窗，這時正有人俯身探望，月夜清暉映出頭肩輪廓。他屏住呼吸盯視，天窗頭影立刻縮去，接著覆上遮物。也許那是唯一的遁身之處，高丈餘，以自己的騰挪功夫，斷然不可攀躍。他記得老院公失去左腿之前，一縱即可翻過高牆。

黎明前小眠一刻。早餐是芋頭稀粥，佐以五香螺螄。這一餐也算山匪對公子的款待了。送餐者是一男童，手提木頭飯盒，動作利落，取出一壺兩盞。舒莞屏從壺中傾出絳色茶水，看著對面擺下的空杯。響起腳步，進來的是方額。“公子可好？山寨吃物粗陋，還望體諒。”說著坐下添茶，雙手舉杯禮讓，仰臉飲下。

舒莞屏從近處看著方額，想的是騾轎上的女子。這人眉梢上揚，雙目微吊，鼻中溝深凹，牙齒堅實。“公子見過萬玉大公，想必早已明白，知道她言出必行。寨子亟待銀兩。公子年少英

俊，切莫意氣用事。”方額咬文嚼字。舒莞屏應道：“人在這裡，舒府如何行事，我豈能定奪。”方額身體前傾：“老夫看來，公子比一千兩白銀貴重許多。我家大公少不了與洋行往來，缺的是通洋人士，公子何不留下？”舒莞屏心中一怔。方額提高聲音：“公子從了罷。”舒莞屏目光轉向牆壁和天窗，落向杯子：“容我細思。”“啊，這委實是件大事，機不可失啊！”方額聲顫，搓搓手站起。

一天過去。第二天凌晨一女子進來，是身個瘦高的小狸子：“俺還你東西來。”說著遞過那隻柳條箱包。舒莞屏將箱包摟在懷中。“清點當面，”她催促。他打開看了，洗滌用品，兩件換洗衣衫，一本詞典，樣樣俱在。“我與獾姐一路上好好待爾哩。日後留下可好？”舒莞屏不再應聲。

入夜暝極。午夜被一陣嘶鳴驚醒。舒莞屏呆坐床上，漸漸聽清：聲聲呼號，甚是激烈。槍聲，千真萬確的火槍。他腦子裡馬上閃過“官軍”二字，想到舒府。抬頭，發現頭頂的那扇天窗大敞無遮，月光瀉入。窗子被嘖嘖叩響，有人在上面發出呼叫：“舒公子！”一根繩索垂下，他迅捷抓住，又返身去取柳條箱包。上邊的人用力提拉，將他拽住。騰上屋頂，四周已喧聲大作，刀棍撞擊，夾雜馬嘶和爆裂的火槍。東北方燃起火把，東方已現魚肚白。

那個人牽住他咚咚跑下階梯，一連跨過三個倒斃的屍身。“吳院公為保公子無虞，已備萬全之策，先著人潛進寨子，殺開這條通道。旗營的人在東邊纏鬥，我們快去西坡！”他邊跑邊